



怀念母亲

■罗培育

往年每到清明时节，母亲总是吩咐我随族人去祭扫祖坟。每至于此，我便因命难违，极不情愿地随族人而去。面对列祖列宗的坟墓，族人大都如我一般为的是例行公事，来往路上大人欢歌笑语，小孩子嬉戏追逐。很显然，悼念之情无，沉痛之情更无。倚门而望的母亲见如此这般，常常轻叹做人是如此的虚假。

又快到细雨蒙蒙的清明节了。没人催促亦没人暗示，我却自己准备回老家了。因为我要去告慰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亲了，我要使父母亲在天国含笑。

2003年初冬，在父亲去世不到一年的时候，母亲也病情加重。就在母亲吩咐我不要老守在病床前，要去好好工作后，不到4个小时她就撒手人间，母亲不忍使我看到永别时她那种痛楚。母亲一声声痛苦揪心的呻吟，就如一根根钢针刺在我的心上。看我如此，母亲说我不睡她心就不安宁，还找出各种借口，迫使我去睡觉。

这种最彻底、最无私的母爱，我不单在此领略到，实际上由来已久。母亲刚生病时，当我买来一瓶瓶价格昂贵的药品送到她床前，她总是吩咐我：“人要衣穿，佛要金装。药可以少买点，衣衫不可不添。”当她病重时，我劝她住院治疗，她总是对我说：“别治了，留点钱给你养家吧，孩子上学很需要钱。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人总有一死的，若是钱财好买命，皇帝就万万岁了。我这病已无治了，钱花在我身上，就如放在水里流去一样是白花的。”母亲，您爱我何至如此！

我下学当兵时，您怕我受苦，寄这寄那，千叮咛万嘱咐。我参加工作后，您生怕我出差错，碰到我同事，您求他们帮助我，碰到我的领导，您要他们多关照我。我当上干部后，您生怕我走错了路，不断唠叨要为别人着想，千万不要爱财，不要贪公家的便宜，要走正道。

我星期天回家，您除了专门烧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外，还不让我干农活，只让我在家好好歇息一下。

我取得成绩时，您除了替我高兴外，就是要求我扎实工作，多做有益于别人的好事，不要只图虚荣。母亲，敬爱的母亲，如今您走了，以后何人疼我，何人爱我，何人教我？

母亲曾说过：“一个能够爱人的人，一定会得到人家的爱。”您的教诲是如此朴实而富有哲理。真如您所说，当我用心去爱这个世界时，便得到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爱。母亲，您可以含笑九泉了。



摇一摇沉淀的爱

■张玲

一位多日未见的朋友打电话约我去饭店边吃边聊。朋友聪明、漂亮，衣着讲究，谈到情感问题她总结说：爱得太久，累了，怠倦了，不论友谊、亲情、爱情都会沉淀，只留浮在上面的淡水，时光的流逝让沉淀的爱淡而无味，必须常常振动一下，才有味道。《菜根谭》里读到：人生真味只是淡，平淡入妙的境界没有十几年、甚至二十年的功夫积累是达不到的。我也是刚刚品味出情感平淡的妙处。

家中老爸不能走路已经三年了，最近因为脑障，目光痴呆，吞咽食物又慢又难，哥嫂建议去医院输液。我抛开所有事情，每天到医院照顾老爸。母亲说：“有你在这，我心里好受一点。”真是的，我都40岁的人啦，怎么就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呢？内心深处还觉得自己青春年少，尽管走在街上遇到不少孩子叫“阿姨”，在家里女儿顽皮地称我“老妈”。此刻和父母相依相偎，安详地迎日出送日落，才猛然意识到，噢，原来是因为父母这份永恒的爱，

让我的心一直年轻，是他们的殷切期待使我总感到青春依旧，是他们用爱堆积而成的唠叨，是这份沉淀的挚爱，让我感到生活中充满阳光，幸福无处不在。

母亲说我老爸现在一顿饭只能吃五六个饺子。母亲的话提醒了我，平常女儿食宿在校，我和爱人极少在家包饺子，总是去超市买速冻水饺。看着苍老的父亲，眼前浮现出我儿时的画面，父亲端着碗弯腰喂我吃饺子，每吃下一个，他赶紧用筷子拨下一个，一边推入我嘴中一边说着：“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。”

老爸年轻时是单位里很能干的业务销售员、会计，一身兼两职。记忆中，老爸总有着和善的微笑，来去匆忙的背影，麻利划动算盘珠子的手指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我曾问过他整天忙什么？他笑着说：“爸在帮别人分忧解难啊！”

时光无情，岁月匆匆，把老爸这一代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带到了耄耋之年。如今医院的老干部病房条件不错，可以自带厨具做饭。我买齐饺子料，在病房给



父亲包素菜水饺。中午，我和哥哥扶起输完液的老爸下床。老爸虽行动迟缓，但心里还很清楚，他抬起头凝视我的脸，目光里流淌出喜悦。因为无论何时何地，儿女在父母眼中，永远是一幅百看不厌的风景画。

素饺子下好了，我给老爸盛了11个饺子加一勺酸汤。他用颤抖的手接过了碗和勺。我安慰他说：“爸，你治疗一段时间就会

好的，每天多吃一口会好得更快。”不一会儿，老爸将饺子全吃了下去，我心里暗自高兴。母亲也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好多天没吃这么多啦，真给闺女面子。”

傍晚，从医院回到家，我兴奋地告诉爱人，今天老爸吃了11个饺子。爱人说，以后要多抽点时间去关心老人，照顾老人。这时，我回想起朋友的那句话，要经常摇一摇沉淀的爱。



一元钱的善

■朱红娟

曹大爷今年60多岁了，一直在我们这一带送煤气。他第一次给我家送煤气是在一个酷热的夏日。那天，他把灌满气的两个罐子扛到五楼我家门口时，已是气喘吁吁。可我打开门他却不进来，说他的鞋脏，直到换上拖鞋他，他才把煤气罐一一提进来。

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不在家享清福，还出来干活，即使出来干活也应当找个轻松点的活。曹大爷告诉我，他有900多元退休金，足够他和老伴用，可小儿子大学还没毕业，得供着，他不做不行。送煤气是力气活，他没文化只能干这个。



我看到他累成这样子有些过意不去，就多给了他一块钱。

傍晚，我正在做饭呢，门“砰砰”地响起，打开门一看是曹大爷，我不解地望着他。他说：“姑娘，我上午找你的钱还在不？”我点点头。他说：“那我和你换一张，那张是假的！”

曹大爷说：“这张假钱是昨天别人给我的。昨天下午拿到超市买东西，超市收银的说这钱是假的。我那个气啊，发誓一定要把它用出去。今天送煤气，你家是第一家，没想到我找你钱你看都不看，还多给我一块。离开你家后，我老是

心不安。我怎么能糊弄这么善良的丫头呢。”

曹大爷又说：“我想通了，假钱没蚀我的本，只是蚀了我点力气，我不能再让它害人。”说着，曹大爷就把假钱给撕了。

多给曹大爷一元钱，只不过是小小的善，可是它不仅使我的钱失而复得，还改变了曹大爷的想法。是啊，善可以感动人，也可以改变人，还可以和谐社会。

所以，行进在茫茫人海中的你我，别吝啬我们的善，看见有人掉东西了告诉他一声，有老人过马路扶他一把，有人失意了说几句宽慰话……

换位来爱

■青衫

那天正在单位上班，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，说是头晕。我忙放下工作请了假，火速赶到婆婆家。公公几年前去世了，爱人又出差在外，看到婆婆坐在那里，像个无助的孩子，我一阵难过。我安慰婆婆几句，然后帮婆婆收拾整齐，去了医院。

看病是件麻烦事，挂号、就诊、化验、取单子，一系列检查下来，楼上楼下跑了好几次。最后大夫确诊并无大碍，回家静养些日子就行，我和婆婆才舒了一口气。

在医院看病的整个过程，婆婆始终拉着我的手。我建议她找个地方坐下来等我，可她偏偏不听，像个孩子似的依

着我，跟着我楼上楼下地走，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责任和力量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父母像无助的小孩，大事小情都要找我们商量，让我们帮他们拿主意。可是小时候，父母在我们眼里是无所不能的，害怕、惊恐、无助的时候，父母总是我们坚强的后盾。可是随着岁月流逝，他们的身体不再硬朗；随着我们的成熟，他们的心灵变得脆弱而孤独，而此时，我们便成了他们的依靠。

回去的路上，婆婆的精神好了许多。我拉着婆婆的手，慢慢地走着，轻轻地聊着。说实话，我和婆婆这样手拉手地聊天还是第一次。

路过一家卖彩色玉米花的

小店，婆婆好奇地问我是什么东西。我说，我给您买一份尝尝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婆婆手捧彩色玉米花，羞涩得像个孩子似的说：“看我一个老太婆吃这个东西，别人还不笑话我呀。”那表情里，却有掩饰不住的兴奋与喜悦。

是啊，在我们眼里，既然婆婆已经变成依赖我们、相信我们的“小孩”，那么就让我们换个位置吧！我在心里说：婆婆，您放心吧，在您的晚年生活中，无论有多大风雨，都有我们在遮挡。现在的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和成熟的心灵，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了。我们是您的天，是您的地，为您挡寒风，送温暖，一如您当年。



春来种菜

■高志坚

因为工作关系，到郊区租了一套带个小院的房子，收拾好后，我便打量起眼前这个有些凌乱的院落来。爱人知道我的心思，笑道：“你不是一直念叨田园生活，老想种菜吗？现在行了，可种点菜了。”儿子也在一边欢呼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便与爱人去了集市。郊区的集市，跟城里一样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我们东瞧西找，买了铁耙、锄头等农具，又买了青菜籽，莴笋、黄瓜、丝瓜等秧苗。兴致勃勃回到家，换上旧衣服，我就“下地”了。抡着久违的铁耙，那感觉真爽。“哎，这儿脏脏的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吧。”母亲过来拉正拿着小铲挖坑的孙子。“不不，我要种菜。”儿子正捣鼓得起劲，哪里肯走。不到一个钟头，我就翻好了地。我比划着，和爱人把地长长方方分成几块。

正是春暖时节，没几天，撒下的菜籽就发芽了，从泥土里探出了小小的脑袋。而那些秧苗，一棵棵都挺直了腰，在阳光下快乐地长高……小院内一派生机蓬勃，赏心悦目。

“怎么样，这田园，不错吧？”晚饭后，与爱人在小院里转悠，我指点着一片新绿问道。

“嗯，这泥土味，闻着真舒服。”爱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其实，这些菜值不了几个钱，值钱的是心情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点着头，感慨道，“我向往的、种的，就是一份心情啊。”